

聂卫平的照片第一次见报时,他十岁。

这是1962年10月17日,新民晚报刊发,照片是新华社记者顾松年拍摄的。照片上是聂卫平与他的姐姐和弟弟,“聂氏三姊妹”一起出席六城市少年儿童围棋比赛。

时隔61年,2023年8月23日,聂卫平来新民晚报做客,报社送他一本他的报道集。见到这张照片,聂卫平既惊讶又开心,他说,我要去说说北京的报纸,他们为什么没有登。其实,目前很难考证新华社这张照片有几张报纸刊登了。反正,聂卫平是在七十一岁的时候,第一次见到十岁的自己见报。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新民晚报因为专业顶尖棋手曹志林和业余顶尖棋手张建东的加盟,围棋报道在全国一骑绝尘,并于1987年和中国围棋协会一同创办了中国围棋天元赛,至今已整整四十届。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悠久的新闻围棋赛,这些,是读者朋友都知晓,甚至津津乐道的。但鲜为人知



旧说山阴楔事修
(篆刻) 杨建华

在现代社会中,宠物已成为许多人的伴侣。宠物为年轻人、老年人、单身人士提供了陪伴与情感支持,减少了他们的孤独感。本期十日谈通过对“我家宠物”的描摹,展现宠物不仅仅是家庭生活中的小插曲,更是给家带来喜怒哀乐情感支持的重要成员。

——编者按

自从墨点(我家小猫的名字)来到我们家里,整个屋子的空气都软了下来。

墨点是只狸花猫,初来时怕生,总是蜷在沙发底下,只有夜深人静才溜出来觅食。爱人怕它寂寞,特意买了各种玩具,逗猫棒、毛线球、电动老鼠,墨点只是兴致缺缺地拨弄两下,便又躲回它的角落。

爱人喜欢在每天晚饭后打开手机或电视,放上一段戏。有时是清丽婉转的黄梅戏,有时是柔美元人的越剧,偶尔也听些别的剧种,但最常听的还是这两样。

我发现墨点对戏的反应,是在一个雨夜。那晚电视里正放着黄梅戏《女驸马》,冯素珍的唱腔清亮响起,原本在窗台上看雨的墨点突然跳下,悄无声息地踱到电视前。它先是歪着头,耳朵前后转动,像是在捕捉什么细微的频率。然后它坐下了,尾巴在身后轻轻摆动,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屏幕。

爱人正在厨房洗碗,我把她叫过来看。她擦着手,看见墨点的模样,忍不住笑了:“这小东西,难道也听得懂戏?”

此后,只要戏腔一起,墨点便成了最忠实的观众。它不爱热闹的武戏,偏爱那些慢板,那些青衣、小生的唱段。它似乎能分辨——锣鼓喧

十岁的聂卫平

李天扬

的是,新民晚报重视围棋报道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目前,我查到的新民报第一篇围棋报道刊于1948年1月22日,题为《围棋圣手即将返国将在京沪表演》,说的是“围棋圣手”吴清源,最近即将由日本返国”。新中国成立后,新民报仍然是报道围棋的重镇。早在1951年初,就在副刊《晚会》上设了“不定期附刊”《围棋与象棋》。到了3月13日,更是推出《晚会·棋类周刊》,每逢周六刊出。因为有了这个周刊,关于围棋的内容非常丰富。5月5日,刊登了《吴清源传略》,当年,吴年方38岁。新民报编辑是有眼光的。新民报体育名记者冯小秀,堪称是中国第一位围棋记者。我曾几次听87岁的围棋名教头邱百瑞和77岁的华以刚回忆冯小秀当年的围棋报道,称赞他写得活。当然,冯小秀不像后来的曹、张,并非专职围棋记者,也写其他体育报道。他的故事,以后有机会再写。

现在回过头来说说“十岁的聂卫平”。如前所述,在1962年的这次少年儿童围棋比赛中,聂卫平成绩很好,已是同龄人中的高手。但其实,此时距离他学围棋,才一年。据聂卫平著的《我的围棋之路》记载,他学棋,在九岁左右。当年的小聂卫平,可没有现在的棋童这么幸福,五六岁就有名教练教

棋。聂卫平的父母和外公,都喜欢下棋,而且“瘾头都不小,一有空闲就要摆开棋桌杀上几盘”。聪明的“聂氏三姊妹”就是看大人下棋会的。

据聂卫平回忆,弟弟聂继波“也是个好胜心很强的人,所以他学围棋的兴趣并不在我以下”,两人“都把对方当成了一个竞争对手”。刚开始,两人旗鼓相当,很快,聂卫平竟然下不过弟弟。于是,“打败继波”,成为十岁聂卫平的唯一奋斗目标。1962年

有一次我问爱人:“你说墨点到底在看什么?”

我家小猫“看大戏”

魏益君

爱人想了想:“也许不是看,是听。猫的听觉比我们灵敏得多。那些唱腔里的颤音、拖腔,那些胡琴的滑音,在它听来,可能像鸟叫,像风声,像我们听不懂的另一种语言。”

我想起墨点刚来时的那种警惕和不安。它曾是一只被遗弃的小猫,对世界充满戒备。而现在,它会在爱人的戏声中打盹,会在唱到高音时竖起耳朵,会在换场时发出轻轻的“喵”声,像是在问:“怎么停了?”

墨点“看戏”成了我们家的小仪式。有时爱人加班晚归,我见墨点在门口转悠,便会说:“别急,等妈妈回来就开戏了。”果然,爱人一进门,放下第一件事就是开戏。墨点听见熟悉的开场白,会发出满足的呼噜声。

最有趣的是,墨点似乎有了自己的品位。一次爱人放了一段现

旧时海派滑稽戏,大多聚焦小弄堂、小市民、小情调,视野欠宽,格调不高,为评论家所诟病。“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踏进新社会的滑稽艺人,意气风发,普遍提高了对新文艺属性的认识,创作热情高涨,革新意愿强烈,以更大的文化自觉投身服务工农兵的戏曲改革实践之中。

于是乎,之前极少触碰到农村题材滑稽戏应运而生,诸如大公滑稽剧团的《新弹棉花》、蜜蜂滑稽剧团的《争猪记》、大众滑稽剧团的《农家乐》、新艺滑稽剧团的《越看越欢喜》、艺锋滑稽剧团的《步步高》、玫瑰滑稽剧团的《聪明人》、海燕滑稽剧团的《迎新曲》,于先进与落后两种思想的交锋中展现田畴阡陌新风景,充盈舞台的阵阵笑声里吹来一股清新的乡野风。

俯拾皆是农村戏里,蜜蜂滑稽剧团1959年首演的《不夜的村庄》当属技高一筹。剧情讲述周柏春饰演的剧院编剧方和清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由于他动机不纯,挑精拣肥,又自视高明,不懂装懂,引起朱翔飞饰演的饲养员张老福的不满。其中一段唱词,活脱脱呈现了方和清患得患失、拈轻怕重的心理状态:“社长派我到妇女队,轻体

的这次六城市少年儿童围棋比赛,聂卫平成绩比弟弟好,一定是非常开心的。两个小家伙下棋,还有一个“惊悚故事”——“有一天,我们从清早开始,一盘接一盘连续不断地一直下到傍晚。不知是由于疲劳过度,还是屡战屡败后急火攻心,我忽觉眼前一黑,竟然休克过去”,这,当然“把父母吓坏了”。

十岁来说,对棋童聂卫平来说,还有两件非常重要事情。第一件,是他外公带着兄弟俩去劳动人

代戏,唱法革新,配器复杂。墨点听了不到两分钟,站起身,伸了个长长的懒腰,迎着从容的步子离开了客厅。爱人哭笑不得:“这老祖宗还挺传统。”

慢慢地,我们发现不只是戏,只要是旋律性强的,墨点都爱。爱人开始唱些童谣给它听,轻轻哼着:“小猫咪,穿花衣……”墨点便用头蹭她的手,喉咙里发出柔软的咕噜声。那种声音,像极了远方隐约的二胡。

我常想,在这个家里,戏是爱人乡愁的载体,是她与过去连接的线。而墨点,这只无家可归的小猫,在这陌生的城市里找到了它的角落。戏声响起时,人、猫都得到了某种安抚。

那晚,爱人感冒早睡。我收拾完厨房,见墨点蹲在电视机前,回头看我,又看看黑屏的电视。我笑了,找出爱人常听的那段越剧《红楼梦》,轻轻播放。

墨点满意地趴下,下巴搁在爪子上。当林黛玉唱到“葬花”时,窗外忽然传来远处火车的汽笛声。墨点的耳朵动了动,却没有起身。它只是紧紧地蜷成一团,像听懂了一句古老的语言。

戏还在唱,猫还在听。而当我们都安静下来,才能听见生活本身,正以最温柔的方式,唱着它的戏。在这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夜晚,我忽然明白——所谓家,大概就是能找到一处角落,安心地听一段喜欢的曲子吧。人如此,猫亦然。

十日谈

我家宠物
责编:沈琦华

力劳动蛮称心,不过我是堂堂男子汉,做女人工作勿好听。要么去做饲养员,又是省力又是轻,不过做饲养员又脏又是臭,发起痧来叫救命,还是去做备烂泥,又是干净又是轻,多备烂泥腰酸又背疼,一把锄头有十几斤,还是去做摘棉花,恹恹意意蛮笃定,不过手上会弄出血,揩面洗手伤脑筋。横不灵,竖不灵,做人难做人,农村生活勿简单,弄得寸步都难行。”当修建小型水电站时,方和清为求一鸣惊人,擅自牵出怀孕母牛去驮运石料,致使母牛受伤,受到张老福的严厉批评后大闹情绪。经过合作社社长和下放干部们的耐心帮助,加之张老福无微不至的体贴关怀,方和清深受感动,体会到劳动群众的纯朴感情,下决心踏踏实实从田间地头的磨练中改造自己。

彼时,有部表现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电影《不夜城》,争议声中惹人关注。既然城市可以“不夜”,那么村庄也可理所当然地“不夜”了,这或许是“缩小城乡差别”的点题之意。说了算,定了

干,剧组当即开拔沪郊奉贤体验生活,撷取乡野细节,以丰富舞台语言和艺术想象,在二度创作中得以淋漓尽致。《不夜的村庄》公演后,大放异彩,口碑载道,参加了上海市1959年戏剧会演。

未拍成的喜剧电影

黄沂海

当年《新民晚报》刊载了《滑稽戏的气质》一文,对此剧有感而发:“《不夜的村庄》的主题涉及知识分子分子的滑稽戏的作者塑造了一个脱离实际的空谈家形象,然后把他同一个耿直的老农民放在一起,共同从事农业劳动,闹出了不少笑话,使戏充满了笑料,然而这些笑料是健康的,它使人们得到启发。”文章进而阐述,“滑稽戏演工农兵,有助于提高滑稽戏的气质,并影响到其他题材的处理。这样,就不至于为了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反而展览了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不至于把某些应该讽刺的对象,变成了噱头的卖弄;也不至于对一些不宜取笑的事物(如生理缺陷),进行无聊的讥讽。”

角色纷呈,各有所貌,剧中朱翔飞扮演的张老福顶顶出彩。朱

我国历史上第一条商业运营铁路名叫淞沪铁路(它的前身叫吴淞铁路)。早年,我们江湾镇的原住民都把行驶在淞沪铁路线上的客运火车称之为“小火车”,其相对于沪宁铁路与沪杭铁路线上客运火车是短途的,故叫“小火车”。凡七十岁以上的原住民,大多乘坐过“小火车”,这是因为我们年轻时交通不太发达,加上乘“小火车”价格便宜,又安全稳当,能南往市中心,北去吴淞(仅终止于北张华浜,温藻浜上的铁桥在淞沪抗战期间被日寇炸毁了)。

笔者年近九十。当年住在万安路东街,去江湾中学求学(原址于车站南路28号,即现今复兴高级中学处),每天往返必经车站西路123号处即江湾火车站。

然而不了解这段历史者,都认为今广纪路近汶水东路处是“江湾火车站”的旧址。这实际上是个误会。此地充其量是纪念性的再建地,或索性称为“江湾火车站陈列馆”。2006年出版的《虹口区地图》中清晰地标明,淞沪铁路江湾火车站在纪念路北首。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淞沪铁路的简史:中国第一条商业运营铁路始建于1876年,由英商怡和洋行筹资的铁路公司,收买了上海租界以北,自天后宫桥北(今河南北路桥北)到吴淞一带的地修筑而成,所以初名为“吴淞铁路”。

再补叙两点:车站北路、车站南路、车站西路,顾名思义就是与江湾火车站有关的,它们就在江湾火车站的北、南与西处。广纪路是淞沪铁路停止行驶火车后修筑的,是从纪念路到广灵二路(原屈家桥)处,它是填平了铁路边的道沟与部分农田而修筑的。

明亮的绍兴

陈大新

来到绍兴,正午的阳光照在身上,感觉整个绍兴和心里都是明亮的。节气早过了大雪,可满眼都是秋色。

次日起了个早,因为要走一趟鉴湖和柯桥。据称,这一带便是古时极有名气的山阴道,王羲之有“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之语。鉴湖已无当初的烟波浩渺之感,而是碎片化了。早在明代,以之作海闸,湖尽为田矣。”这种沧桑之变,令人感叹。袁宏道游绍兴,还写过《禹穴》《兰亭记》等,而這些有名景点,在他笔下竟是一片萧索,莫非这位袁中郎那时正有许多的不如意。

在山水之间绕了一圈,便来到“鲁镇”。当地的年轻人称鲁迅为“迅哥”,墙上有一幅青年鲁迅的漫画,浓眉、短髭,

翔飞在滑稽舞台上自成“板着脸孔说笑话”之风格,戏里操一口纯正的浦东方言,腰缠青布围裙,头戴粗呢毡帽,性格爽朗,爱憎分明,鲜活灵动,备受称誉。戏里客串农村青年小明的童双春回忆,《不夜的村庄》在光华剧场开演,一次他路过后台道具间,影影绰绰中看到有人靠着道具箱打瞌睡,定睛一瞧是朱翔飞,听对方幽幽地說道:“我现在精神勿多,要做人家(沪语“节约”)的意思)一点用,坐在此地,没人看见。精神昏下来,台上给观众。”

周柏春曾经评价,“这是蜜蜂剧团创建以来,可与《满园春色》媲美、同样成功的一部戏。”当然,因为剧作囿于主题先行,目的性和时效性无疑削弱了艺术的恒久魅力,反观《满园春色》比较讨巧,宜经常翻演,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

除了剧本属性之外,《不夜的村庄》还错失了一次“触电”广为传播的机缘。登台演出没多久,传来上海电影制片厂准备搬上银幕的消息,全团一片欢腾,应云卫导演还率领摄制组前往松江勘景,筹备工作如火如荼。谁知“夜”长梦多,计划不及变化,作品因故搁浅,影片未能拍成,“村庄”回归沉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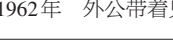
江湾火车站在哪里

陆金生

了新民晚报97年报史的66%,而聂卫平与新民晚报的友谊,也绵延近半个世纪。谨在报史专栏以此小文,纪念一代棋圣。

就像飞走了王二,迎来了王四一样,生命大概就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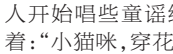
王二,迎来了王四一样,生命大概就是这样。



一手指着一行字:“欢迎来到我的鲁镇。”借鲁迅提振当地的经济,想来鲁迅是不反对的,他生前一直很重视经济。在“鲁镇”中餐,尝了地道的绍兴菜,第一感觉是咸,但意外地有回甘,因而我是喜欢的。

既来绍兴,去“咸亨”酒店喝酒,是不能免的。周家台门里的故事被不断挖掘和讲述着,而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更是广为人知,要了解周樟寿如何成为了鲁迅,需要从这里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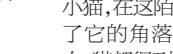
入夜,我从高处俯瞰绍兴,一片的灯火人间,绍兴是明亮的。想起鲁迅当年“中夜鸡鸣风雨集,起如烟卷觉新凉”的况味来,鲁迅的神韵不正在此间吗?一个明亮的绍兴,也是鲁迅的所愿吧,当然,鲁迅的愿景是不仅如此的,他所愿的更是一个明亮的中国。



济。在“鲁镇”中餐,尝了地道的绍兴菜,第一感觉是咸,但意外地有回甘,因而我是喜欢的。

既来绍兴,去“咸亨”酒店喝酒,是不能免的。周家台门里的故事被不断挖掘和讲述着,而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更是广为人知,要了解周樟寿如何成为了鲁迅,需要从这里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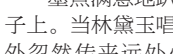
入夜,我从高处俯瞰绍兴,一片的灯火人间,绍兴是明亮的。想起鲁迅当年“中夜鸡鸣风雨集,起如烟卷觉新凉”的况味来,鲁迅的神韵不正在此间吗?一个明亮的绍兴,也是鲁迅的所愿吧,当然,鲁迅的愿景是不仅如此的,他所愿的更是一个明亮的中国。



济。在“鲁镇”中餐,尝了地道的绍兴菜,第一感觉是咸,但意外地有回甘,因而我是喜欢的。

既来绍兴,去“咸亨”酒店喝酒,是不能免的。周家台门里的故事被不断挖掘和讲述着,而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更是广为人知,要了解周樟寿如何成为了鲁迅,需要从这里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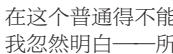
入夜,我从高处俯瞰绍兴,一片的灯火人间,绍兴是明亮的。想起鲁迅当年“中夜鸡鸣风雨集,起如烟卷觉新凉”的况味来,鲁迅的神韵不正在此间吗?一个明亮的绍兴,也是鲁迅的所愿吧,当然,鲁迅的愿景是不仅如此的,他所愿的更是一个明亮的中国。



济。在“鲁镇”中餐,尝了地道的绍兴菜,第一感觉是咸,但意外地有回甘,因而我是喜欢的。

既来绍兴,去“咸亨”酒店喝酒,是不能免的。周家台门里的故事被不断挖掘和讲述着,而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更是广为人知,要了解周樟寿如何成为了鲁迅,需要从这里开始。

入夜,我从高处俯瞰绍兴,一片的灯火人间,绍兴是明亮的。想起鲁迅当年“中夜鸡鸣风雨集,起如烟卷觉新凉”的况味来,鲁迅的神韵不正在此间吗?一个明亮的绍兴,也是鲁迅的所愿吧,当然,鲁迅的愿景是不仅如此的,他所愿的更是一个明亮的中国。



济。在“鲁镇”中餐,尝了地道的绍兴菜,第一感觉是咸,但意外地有回甘,因而我是喜欢的。

既来绍兴,去“咸亨”酒店喝酒,是不能免的。周家台门里的故事被不断挖掘和讲述着,而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更是广为人知,要了解周樟寿如何成为了鲁迅,需要从这里开始。

入夜,我从高处俯瞰绍兴,一片的灯火人间,绍兴是明亮的。想起鲁迅当年“中夜鸡鸣风雨集,起如烟卷觉新凉”的况味来,鲁迅的神韵不正在此间吗?一个明亮的绍兴,也是鲁迅的所愿吧,当然,鲁迅的愿景是不仅如此的,他所愿的更是一个明亮的中国。

